

SHANBEISHENG DISHIGONGSI

陕北圣地石宫寺

文/石建刚



在一个凉爽的初夏清晨，我独自一人，背上背包，坐上通往乡村的公车，从瓦窑堡沿着美丽的秀延河一路向西，一座拔地而起、突兀孤立、宛若巨钟倒扣的山峰横亘在眼前，这就是名闻陕北的钟山。钟山是陕北佛教圣地石宫寺的所在地。

下了车，沿着石宫寺大桥向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大的牌坊。牌坊上镌刻着“开方便门，登欢喜地”、“自汉自唐几千载相传胜境，为神为佛亿万年永固黄图”两副对联和“鹞岭飞来”、“汾川胜境”两副横额。在牌坊正面横额之上同时雕凿着佛教祖师释迦牟尼、儒家先圣孔子、道家世尊老子之像，佛祖的慈悲为怀、大彻大悟，孔圣人

的聪明睿智、积极入世，老子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东方世界最伟大的三种思想在此碰撞融合，从不同的角度向世人解说宇宙人心的至道。

穿过牌坊，便是宋代修建的山门，山门上矗立着三官楼，三官楼两层八角，琉璃瓦盖顶，气势崔巍，古朴凝重，雕梁画栋，十分典雅。

进入寺内，穿过郁郁古柏，沿阶而上，很快就到了神秘的万佛崖前。这里平日里十分冷清，几乎没有游人，石窟的门都是锁着的，佛祖、菩萨们难得见天日，整个寺院空荡荡的，只能听见鸟儿清脆的叫声，真有点“古寺无人长绿苔，凝眸遥望意徘徊，山拥翠色僧声寂，门掩黄昏鸟夜哀”（清人杨





松题石宫寺)的意味，不过却更有一种深山古寺的幽静。

我到的较早，在此看管的人去后山散步还未归来，我只好独自在崖前院落稍事等待。此时，我的目光停留在了一棵小树上，这棵树长得并不高大显眼，也并非十分翠绿旺盛，但它却十分特别，一下子就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它长得像泡桐又非泡

桐，似楸树又非楸树，难道是菩提树？菩提树与佛祖释迦牟尼渊源极深，见证了佛祖的诞生、成道和涅槃，是闻佛法而得道的神树。想到这里，目光不由得又聚焦向那棵小树。可是菩提树是一种热带树木，似乎不可能生长在干旱贫瘠的陕北。此时，一曲悠扬的“信天游”远远传来，打断了我的思绪，歌声高亢雄浑，令人陶醉。一曲听罢，一位健硕的





老大爷从寺院后门而入。听老大爷讲，这竟真的是一棵菩提树，1990年，它在院内石墙下奇迹般地长了出来，前些年还开出了美丽的黄花。林业工作者能确证它是菩提树，但是却无法解释它的种子是如何来到这里并在此生根发芽的。难道它真是富有灵气、追随佛祖而来？

走进万佛洞，洞门外东壁是英武的关帝像，西壁是慈悲的千手观音和睿智的孔圣人像。

虽然平日里香客极少，但是虔诚的老大爷坚持每日焚香礼拜，使这里香火不断，一进大殿，淡淡的香火之气袭来，清爽之感顿生，仿佛进入了佛国天界。大殿正中是由八根石柱连接窟顶的高大坛基，三世佛端坐坛上，沉静安详。每尊佛像左右分别侍立弟子迦叶与阿难。迦叶瘦骨嶙峋，饱经沧桑，将艰难的苦行生涯表现得淋漓尽致。阿难则面相清秀，聪明睿智，天真活泼。坛基两端各立一菩萨，脚踏莲台，头戴花蔓冠，身披璎珞宝珠，下着曳地长裙，斜腰倚屈，含睇若笑，亭亭玉立，大有九天下凡之势，出水芙蓉之貌。尤其是未来佛的左胁侍菩萨，石带当风，飘摇欲举，素有“东方维纳斯”的美誉。

东壁雕有太子涅槃图，释迦牟尼以他觉悟到的人生真谛教化众生，当他感到大限将至时，便在拘

尸那迦城跋提那河畔的婆罗双树之间，进行临终说法，教化众生，传递佛法。“化功已毕，入寂必乐”的释迦牟尼侧身而卧，进入了不生不死的超凡境界，安详若睡，阖目似瞑，展示出佛教“寂天为乐”的精神境界。那种恬静、安详、慰藉、超然，永存在那微陷的神秘的嘴角边，将佛家修行的最高境界完美展现。

历经磨砺的罗汉、曼妙绰约的水月观音以及密密麻麻刻满了四壁的佛像，姿态神情各不相同。艺术大师们的造像突破了天界神的藩篱，成为人世间美的典型。口含情，目传神，使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成为不可多得的稀世佳作。透过这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人们仿佛看到在昏暗的油灯下，艺术大师用心血、汗水、青春和生命雕刻着膜拜的偶像，寄托着美好的理想，也为后人留下这巧夺天工的惊世之作。这些浮雕的颜色历经千年而光彩依旧，赋予了石造像更加柔美的动态和丰满的神韵，使它们具有了灵魂，真乃大美之作。

独自一人在佛殿里不断绕坛环行，仿佛置身浩瀚而苍茫的宇宙之间，世间的喧嚣全然消散，浮躁的心灵渐渐沉静。

关于石宫寺的来历，还有一段传说。东晋太和年间，司马皇帝为祈求天下太平，派赵信等5000名



石匠在此开凿石窟，让石匠们由距钟山15里外的红石崩沟的石崖间凿洞进入。为使石匠们专心雕刻，皇帝命人将生活给养运进石窟之后将洞口封闭，使得石匠们与世隔绝。

不知过了多少春秋，石匠们终年不见天日，渴了，喝的是洞内石缝间流出的泉水，冷了，燃堆挖掘出的煤，谁也不知道洞外的天地变成了什么样子。一日休息之时，洞内传来幽幽的哀伤曲谣，勾起大家无限的思乡之情。赵信领着众人跪在已雕成的佛像前烧煤为香，燃衣为纸，哭诉心绪，期盼佛祖庇佑，帮他们解除苦难。诉罢，便朦胧入睡，梦中显现佛祖圣像，告知他们每天到红石崩沟洞口处向河滩一拦羊娃娃喊问马兰花开开了没有？直到拦羊娃娃应道马兰花开开了之时，便是他们归乡之日。赵信兴奋至极，梦醒后，便每日派人到洞口向拦羊娃娃喊问。

开始，拦羊娃娃或答没有，或答不知道。问的次数多了，拦羊娃娃就把此事告诉了善良的老员外。员外告诉拦羊娃娃，再问，就说背山的花开了，阳山的花没开。一日，拦羊娃娃又来到这里，听见问话，按照员外的说法回答，话音未落，只听一声巨响，山崖之间撕开一个洞口，洞里飘出一团

青云，无数石匠乘云而去。这时，拦羊娃娃发现洞口之上竟然真的有一棵盛开的马兰花。

故事固然诱人，但更令人好奇的是钟山之下真的有地宫佛殿吗？当地村民都十分肯定，并说曾经有僧人居住其内，而且在红石崩沟和石宫寺旁边确实有相连通的两个洞口。而石宫寺的具体开凿年代已无法考证，有据可考的为晋太和年，也正暗合了传说中的时间。为了验证此说，曾有考古工作者对此做过调查。只可惜独自一人未敢进入，希望以后再有机会能一睹地宫真容。

时间过得太快，匆匆看过寺院各处之后已是午后时分，本想从后山沿着佛塔、石崖墓群、十王殿、天王殿、观音阁等古迹，并和着美景而回。只恨腹中空空，无力攀爬，只好直接从寺门而出，按原路返回。

跨过石桥，回首仰望，此时石宫寺在这斜阳中更显庄严、宏伟、神圣。巍巍佛塔更是气势不凡，正如古人所赞：“矗突凌霄，崔嵬接旆，钟灵毓秀，益壮益固。”

独自一人，再次坐上了乡村的公车，向着来时那个纷繁的俗世驶去，似乎这里的一切只是一个美丽的梦，只能留在记忆里。